

阿尼拉·杰菲记录和出版

梦·记忆·思想

荣格自传

「瑞士」卡尔·古斯塔夫·荣格◎著

陈国鹏 黄丽丽◎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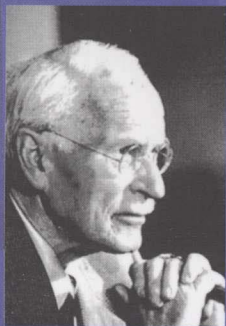
Carl
Gustav
Jung

◎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德文原版翻译
最权威汉译本

今天，在我88岁之际，我打算讲述我神奇的一生。但我只想据实论述，也就是『讲一个故事』。其真实性肯定没有问题……

——卡尔·古斯塔夫·荣格



阿尼拉·杰菲记录 and 出版

梦·记忆·思想

荣格自传

Carl
Gustav
Jung



【德文原版翻译】
最权威汉译本

【瑞士】卡尔·古斯塔夫·荣格◎著
陈国鹏 黄丽丽◎译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荣格自传/[瑞士]卡尔·古斯塔夫·荣格著, 陈国鹏 黄丽丽译. —北京: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2011.8

ISBN 978-7-5125-0223-9

I. ①卡… II. ①阿… ②陈… ③黄… III. ①荣格, C.G. (1875~1961) —自传
IV. ①K835.226.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1) 第112196号

荣格自传

作 者	[瑞士]卡尔·古斯塔夫·荣格
译 者	陈国鹏 黄丽丽
责任编辑	陈杰平
统筹监制	葛宏峰 古 雪
策划编辑	古 雪 黄嘉锋
美术编辑	徐燕南
市场推广	张 蓉
出版发行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经 销	国文润华文化传媒 (北京) 有限责任公司
印 刷	三河市华晨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1000 16开 23.5印张 285千字
版 次	2011年8月第1版 2011年8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25-0223-9
定 价	35.00元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北京朝阳区东土城路乙9号 邮编: 100013

总编室: (010) 64270995 传真: (010) 64271499

销售热线: (010) 64271187 64279032

传真: (010) 84257656

E-mail: icpc@95777.sina.net

http://www.sinoread.com

目 录

前言/ 5

序言/ 15

儿童期/ 19

中学时期/ 34

大学时代/ 83

精神病治疗活动/ 109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 135

探讨潜意识/ 154

著述/ 180

塔楼/ 199

旅行/ 212

 北非/ 212

 贝勃罗印第安人/ 219

 肯尼亚和乌干达/ 224

 印度/ 241

 拉文纳和罗马/ 249

幻象/ 254

关于死后的生活/ 262

后期思想/ 283

回顾/ 305

目 录

附 录/309

荣格从美国写给其夫人的信/309

弗洛伊德致荣格的信/316

从突尼斯的苏塞写给其夫人的信/320

致一位年轻学者的信（1952年）/322

致一位同事的一封信（1959年）/324

西奥多·弗卢努瓦/326

理查德·威尔海姆/328

谈海因里希·齐默/332

《红宝书》的附录/334

对死者的七次布道词（1916年）/335

关于卡尔·古斯塔夫·荣格的家庭/349

术语表/358

卡尔·古斯塔夫·荣格生平年表及其著作/372

前 言

他用望远镜来观察自己的心灵。看上去好像乱糟糟的，但他却说看到了一个美丽的宇宙，他给意识增添了宇宙内不为人知的东西。

——柯勒律治：《笔记本》

1956年夏天，恰逢在阿斯科纳举办埃兰诺斯会议期间，出版商库尔特·沃尔夫（Kurt Wolff）第一次与苏黎世的朋友谈起，纽约万神殿出版社想出版一本关于卡尔·古斯塔夫·荣格的传记。乔兰德·雅各比（Jolande Jacobi）博士是C.G.荣格的助手之一，他建议把有关出版传记的事务交给我来处理。

所有人都明白，这不是一件轻松的事，因为众所周知，荣格很反感把他和他的生活暴露于世人面前。犹豫了很长一段时间后，他才应允此事，同意让我每周抽一个下午去他那儿，着手这一工作。这对他来说已经是相当不容易了，因为他的工作日程排得满满的，而且年事已高，容易感到疲劳。

我们的工作从1957年的春天开始。库尔特·沃尔夫给了我一份他的计划，他不想以“传记”的形式来撰写，而是想写成自传的形式，这大概也是荣格本人的想法。书的形式就这么定下来了，我最初的任务只是

向荣格提问，然后记录他的回答。如果说刚开始时他还很冷淡和犹豫不决的话，那么没过多久，他就表现出对自身，对自己的发展，梦和思想越来越有兴趣。

荣格的积极态度使得这一工作在1957年年末取得了重要的进展。在经过了一段时间的内心恐慌以后，早已被遗忘的童年期的许多情景都浮现了出来。荣格预感到这与他过去一些著作中的思想有关，但尚不能清晰地把握。有一天早晨，他告诉我，他要自己来写这段童年期的经历，虽然其中许多内容都已跟我谈过，但不是所有的。

这一决定既令人振奋也出乎意料，但我知道，写作对荣格是件非常不容易的事，如果不是当作一项“任务”来做的话，他一向是不愿做这种事的。我觉得，他的这一打算使此书成了名副其实的“自传”。

这一转折出现后过了一段时间，我记下了他的一段话：“关于我的一本书总是充满了机遇，其中会有一些预料不到的事情，甚至连我自己也完全无法确定或预料。从现在起，这本自传与我一开始所预期的完全不同了。我觉得有必要把对早年的回忆写出来。现在，我哪怕一天不写，也会立即感到不愉快，身体方面也出现症状。而只要我马上开始工作，这些症状就消失了，我脑子又恢复清晰。”

1958年4月，荣格写完了儿童期、中学时期和大学时代三章。他称此为“生命中最早的事件”。这一部分荣格写到他1900年医科大学毕业。

这不是荣格为本书所做的唯一贡献。1959年1月，他住在波林根的庄园里。每天上午他都用来审读本书已写好的章节。他把“关于死后的生活”一章还给我时说：“这儿涉及我的一些东西，与我实际的想法有点落差，所以我自己来写这一部分。”于是就有了本书的“后期的思想”这一章，里面论述了他最深层的想法，尽管也许非常遥远。

同年夏天，荣格仍是在波林根写了“肯尼亚和乌干达”一章。有关贝勃罗印第安人一节引自于1926年撰写、尚未发表的一些手稿内容。它

概括了原始人心理学的一般问题。

在“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和“对无意识的探讨”两章中，我收入了1925年举行的研讨会中的各种资料。当时，荣格首次报告了有关他内心发展的一些问题。

“精神病治疗活动”这一章是基于1956年荣格与苏黎世伯戈尔茨利疗养院的年轻助理医生的谈话整理而成的。当时，他的一个孙子在这家疗养院当精神病医生。谈话是在荣格的库斯纳赫特的家里进行的。

荣格通读了手稿，并对所写内容表示赞同。偶尔他对某些地方做一些修改或建议做些补充，有些地方他甚至就自己动手补充一些内容。而我则相反，用我们的谈话记录来补充他所写的章节，对他所写的一些仅是提示的内容加以意义的扩充，对有些重复的地方进行删减。这项工作越进展到后面，我和他两人在工作上融合得越加密切。

这本书形成的方式在一定程度上也就构成了其内容。对话或自发的论述容易导致即兴发挥，自传类的书一般也有这种特色。书中的章节犹如一束束来回扫射的光线，它们只能短暂地照亮荣格的生活和工作。这传递出他精神世界的气氛和那些心灵具有最真实的人的体验。我常常询问荣格那些外在的事件，但结果往往都是徒劳的；他只记得那些体验到的精神本质，即使这些也还需挖空心思地去挖掘。

比行文组织更困难的工作是另一些对个人特征的回忆。荣格对此在他给大学时代的朋友的一封信中有所提及。他请求朋友帮他回忆一些青年时代的事情。这封信写于1957年年末。

“……你说得很对！人一旦老了，总会去回忆青年时代的内心感受和外在行为。在30年前，我的学生就想让我告诉他们，我是如何形成潜意识观念的。当时我为此做了一个专题讲座。近年来，我受到了各方面的请求，要我写一本类似于自传的书。对此我还从来没有想过。我读过

太多的自传，大多都是自欺欺人和满纸谎言，我也非常清楚地知道，自我描述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一直不敢做这方面的尝试。

“最近，我被要求提供一些自传性的材料，在此期间我发现，在我所回忆的材料中隐藏着一些客观的问题，这值得进行深入的观察。据此，我考虑了这种可行性，并决定把我其他的事先放一放，以便能至少回想生命中最初的一些事情，并进行客观的审视。这一任务是极其困难和非同寻常的，所以我必须先答应自己，在有生之年决不发表这些东西。我认为，为了使自己的心情能够平静和与他人保持一定的距离，这一措施是必需的。也就是说，我看到了，所有这些我还记忆犹新的东西会涉及那些使我的心灵不安和痛苦的情感体验；这是在进行客观描述时非常不利的前提条件！你的信正好在我决定做这事时‘自然地’到达我的手上。

命运在我一生中竟然都是偶然性的，只有内在的东西才是实质性的和确定性的。所以，对那些外在事情的记忆日渐湮没，也许这些‘外在’的体验完全不是本质的，只是因为它们与内在的发展阶段一起发生而已。我一生中的绝大多数‘外在性’事件早都从我的记忆中消失得一千二净，因为我，正如我自己认为的那样，太全力以赴地参与其中。但一本明智的自传应该包含这些材料：遇到过的各种人、旅行、冒险、纠葛、厄运等。但除了少数例外，其他绝大多数这些东西我都无法回忆起来了，我的幻象也无法激发我。

我对‘内在’体验的记忆却是非常生动和丰富多彩的。这就产生了一个如何叙述的问题，我觉得自己几乎没有找到解决之道，至少目前还是如此。可惜出于这个原因我无法满足你的愿望，对此我深感抱歉……”

这封信表明了荣格的态度；尽管他已经“决定去做这件事”，但这

封信却是以拒绝而结束的！同意与拒绝间的冲突直到他去世都没有停止。他总是保留着一丝怀疑，面对未来的读者他表现出害羞。他不把回忆录看作是一种科学的作品，甚至认为这不是他的书，而是由他说，“阿尼拉·杰菲动手”写的，他只是做了一部分的贡献而已。按他的愿望，这本书没有收录进他的全集中。

荣格特别不愿意多谈他所遇见过的名人，他的亲戚和朋友。“在我一生中，我跟许多著名的人谈过话，他们都是科学界和政界的大人物，也与探险家、艺术家和作家，王公贵族和金融巨匠有过交流，但从心底里我不得不承认，其中只有少数这样的交往对我是有意义的。我们就像公海上的船只，相遇时相互扬旗致意，但也就仅此而已。这些人大多数都是有求于我，所求之事我不能在这里透露出来。所以我想不起他们了，也不在意他们在世人的眼中是怎样的人物。与这些人相遇无关紧要。这方面的记忆很快就消失了，没有留下什么深刻的印象。对我而言有重要意义而且虽然似乎很遥远却记忆犹新的那些交往，我也无法去说，因为这不仅是我最重要的生活方面，也是那些人的。我没有权利为公众而去打开那扇一直紧锁的大门。”

然而，外在性数据的不足和不够完善的问题可以通过其他途径来弥补，如像荣格自己报告他内心的体验或补充一些如他所说是自传必不可少的想法。这些都是荣格的典型思想，也构成了他生活的基石。这里所说的主要是他有关宗教的想法。本书包括了荣格的宗教观点。

荣格通过多种途径去探索宗教问题：自己在儿童期所经历过的宗教体验和一直陪伴到他终年的各种经历；了解一切与心灵——心灵的内容和表现有关的东西，他作为科学家有着无法遏制的求知欲，另外，最后但并不是无关紧要的是他作为医生的良知。荣格认为他自己首先是一个医生。他不否认，病人的宗教态度对他们心理障碍的治疗具有重要的作

用。这种做法与他的观点不谋而合，即心灵自发地产生宗教内容的各种形象，因此它是“宗教的本质”。荣格认为，偏离了这一根本特征就会引发各种神经症，尤其是在人的下半生。

荣格的宗教观点在有些方面与传统的基督教不同。尤其是他在回答有关恶的问题和有关上帝的概念方面，他认为上帝不仅仅是至善或“仁慈”的。从基督教说教的观念来看，荣格是一个门外汉。尽管他已是世界闻名，但出于对他著作的不满，这方面的指责不绝于耳。为此他感到痛苦，在本书的字里行间都可以看出他对那些人的失望，这些人自己的宗教思想也不是无懈可击的。他不止一次地对此感到愤怒：“如果是在中世纪，我会被他们处以火刑的！”只有当荣格过世后才有越来越多的神学家肯定他是本世纪宗教历史上一个不可忽略的人物。

荣格明确地承认他信基督教，在他最重要的著作中探讨过基督徒的宗教问题，他是从心理学的观点来审视这个问题，并与神学观点进行严格地区分的。然而他强调理解和思考的必要性，这却与基督教要求绝对的信仰是完全相悖的。他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也是生活所必需的。荣格在1952年写给一名年轻神甫的信中这样说道：“我发现，我的所有关于上帝的想法就像行星围绕着太阳转动一样，上帝就像太阳那样具有不可抗拒的吸引力。如果我敢反抗这种力量，我将会感受到犯下了最严重的罪行。”

荣格在他的回忆录中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谈到了上帝以及他自己对上帝的体验。当写到年轻时曾经拒绝去教堂时，他说：“当时我就认识到，上帝对我来说，至少是一种最直接的体验。”荣格在他的科学著作中没有谈到过上帝，而是谈到“人类心灵中的上帝形象”。这并不矛盾，因为在有的时候，他是表达一种立足于体验基础之上的主观感受，而在另一些时候，他是进行客观科学的表述。有的时候，一个人在说话时，他的思想会受到激情的感受、直觉和一种长期而又丰富的内外生活

体验的影响。在另一些时候，他以学者的身份说话，他的表达有意识地以事实和证据为前提，绝不会超越认识论的界限。作为一位科学家，荣格是经验主义者。当他以自己个人对宗教的感受和经验来撰写回忆录时，他假定，读者更乐于知道他的一些主观的体验。但是，荣格的主观表述只有与他相似的人才觉得有意思，因为他们有相同的体验。换句话说：上帝的形象在他们的心灵中是相似的或具有相同的特性。

荣格是如此积极和主动地参与到撰写自传中，但他长时期对这本书的出版问题持有批评和消极的态度，这也是可以理解的。他担心公众的反应，不光是由于他直率地袒露了自己的宗教体验和思想，而且在他的《答约伯书》出版以后，人们对他抱有的敌视让他一直记忆犹新，公众的不理解和误会令他深感苦痛。“我终生都守护着这些材料，不想让它们公之于众；因为一旦这些东西受到抨击，那火力将会比对我的其他书更猛烈。我不知道我是否能躲得够远，以使这些箭头射不到我的身上，这样才能使我承受这种消极的反应。我已经受够了不理解和孤立，因为我说了一些别人无法理解的事情。那本《答约伯书》尚且受到人们如此多的不理解，这本回忆录必将会有更不幸的遭遇。这本自传是我一生的记载，是从我所掌握的知识来撰写的。阅读这本书对不了解和不理解我的思想的人来说是相当困难的。我的一生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我所写东西的结晶，而不是相反。我是怎么样的，我就怎样写。所有我的想法和我的全部追求就是我本人的写照。所以，这本自传也仅仅是‘我’这个字上的一‘点’而已。”

在撰写自传的那几年里，荣格也经历着变化和客观化的过程。随着每一章的写就，他离自己也越来越远，越来越看清了他的生活和著作的意义，最后终于做到了隔火观望。“如果我问自己生活有什么价值，我就只能把自己与上一个世纪的想法做比较，然后可以说：是的，它是很

有意义的。如果和现在的想法进行比较那就一点意义都没有了。”从这些话中所反映出来的非个体性以及历史延续性的感觉就是荣格所独有的本质。这两点随着本书一章一章地完成而越来越明显地表现出来了。

事实上，荣格的回忆录与他的科学思想是紧密交织在一起的。但还没有一本能很好地论述他的精神世界的书以阐述他的思想是如何形成的，以及在其认识论背后的主观体验。荣格的自传以一种直觉型的介绍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这一点。

“著述的形成”这一章同样是不完整的。但对有二十多卷之全集也就只能做到这样了。荣格从来也没有认为有提供一份能非常概括地总览他所有观点清单的必要，这一点无论在交谈还是写作中都是如此。当他有一次被要求这样做时，他以他特有的、毫不掩饰的方式写道：“我已经说过，这样一种完整性超出了我的能力范围。我根本不想费很大的劲去以这种概要的形式来整理我的所有作品。在这种概要里，我不得不略去所有的证据并只能用一种不容置疑的方式来阐述，而这样做会使我的结果更难以让人理解。偶蹄类家族特有的反刍活动不合我的胃口，它们把已经吃下去的东西再咀嚼一次。”

所以读者只能把“著述的形成”这一章看作是一个老人的回顾，是从自己眼下的角度所做的回顾。

按此书出版商的要求，我编制了简要术语表，希望能对不熟悉荣格著作和术语的读者提供一些帮助。我尽量从荣格的著作中摘引对荣格心理学概念的阐释。然而所引用的东西只能被看作是一种提示。荣格经常更新他所使用的概念，因为他认为，心理现实是不可能解释清楚的，它始终是个谜或者是秘密。

许多人对我完成这项既令人振奋又困难重重的工作提供了帮助。他们对这项进展缓慢的工作始终抱有兴趣，他们通过激励和批评来促进这

项工作的进程。我对他们所有的人表示感谢。这里我只提一下洛迦诺的海伦和库尔特·沃尔夫，是他们提出写这本书并最终实现了这一目标，还要感谢库斯纳赫特的玛丽安娜和沃尔特·尼胡斯-荣格，他们在我撰写此书时向我提建议，并在行动上提供帮助，另外要感谢理查德 F.C.赫尔和帕尔玛·德·马洛卡，他们以丝毫不减的耐心给我提供了有益的帮助。

阿尼拉·杰菲

1961年12月

序 言

我的一生是潜意识之自我实现的历程。潜意识中的所有一切都成为不寻常的事件，我的人格也在潜意识的状况下得以发展，并形成了一个整体。用科学的语言不足以阐述我的成长历程，因为我并不把这看作是一个学术的问题。

一个人对其内心的体验和以永恒的形式存在只能用神奇来表达。这是非常独特的，比科学更精确地表达了人生。科学是以一般概念来描述大多数人的情况，以至于对不同主体生活多样性的解释过于抽象了。

今天，在我八十三岁之际，我打算讲述我神奇的一生。但我只想据实论述，也就是“讲一个故事”。其真实性肯定没有问题。问题是，这是我的童话故事还是我的真实故事？

撰写自传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它无法提供一种准则或客观标准，以人们对所写东西加以判断。没有恰当的可比较性。我知道，在许多方面我与别人不同，但我不知道真正的我是怎么样的。人不能把自己和任何别的东西相比较：他不是猴，不是奶牛，不是树木。我是一个人，但是人究竟是什么呢？像每一种有生命的东西一样，我也是全能神灵庇护下的一分子，但我不能把自己与任何一种动物、一种植物或一块石头进行比较。只有超越了人类的神灵才能做到这一点。那么，一个人对自己又是如何看待的呢？

一个人的心理过程是无法控制的，或只有一部分是可控的。因此，人们无法对自己或他的人生做出完整的判断。否则人们就无所不知了，尽管人们非常期盼做到这一点。其实人们根本不知道，在心里发生的一切究竟是怎么回事。人生的故事是从何起始的，是从我们碰巧能回忆起的那一刻开始的吗？这是一个极其复杂的问题。人们并不清楚何谓“一生”。所以，故事是没有开头的，人们对起始只能是一个模糊的估计而已。

人的一生是一种探索性的尝试。仅从数量上看就发生过无数的事情。人生很短暂，稍纵即逝，因此，能够存在和发展不能不说是一种奇迹。在我还是一个年轻的医学院学生时就深刻地感受到这一点，当时我就认为，我没有早夭真是一个奇迹。

我始终认为，生命如同一棵需要根茎才能存活的植物。其真实生命是根植于根茎之中，人们是看不见的。穿出土壤的可见部分只能存活一个夏季，然后就枯萎——生命很短暂。如果有人想让生命和文化永远存在和延续，那绝对是毫无意义的想法；但我从来不曾丧失这样的感觉，一种生命会不断改变形式而活，延续着它的生命。我们看到的是花，它凋谢了，但根茎却一直活着。

实际上，我一生中唯一值得讲述的事是如何从纷繁变化的事件中去认识永恒的世界。因而我更多谈论的是内心体验。属于这种内心体验的有我的梦和幻觉。这两者都是我学术研究的原始资料。它们如同灼热融化的岩浆，可以结晶成一块我们想要的石头形状。

除了内心体验，对其他诸如旅行，遇到过的人和我周围其他东西的回忆都已逐渐淡忘了。关于当代的一些事情，许多人都经历过，他们也都写过一些东西；人们可以在他们的著作中读到更有趣的内容，或者请他们来给你讲一下。我对自己一生中的经历记忆很模糊，很多东西也都记不起来了。但对有些事实，即那些潜意识中的冲突，我的记忆从未丧失过。那方面的回忆非常丰富，相比之下，其他东西都退避三舍了。

对我来说，在一些特定情境中出现的人也是不会从记忆中消失的，在这本描述我人生经历的书中，他们的名字从一开始就被列入其中，在介绍他们的同时也让我回忆起一些事情。